

## 方寸田园

严凯捷

家中有绿色植物的身影是多么赏心悦目的事情呀。静静的阳台、窗台或家中的台子上，喧嚷着生机。家被绿色植物点缀着，实在是不错的。绿色植物散发出香气和生气，总让人在惬意间忘记时光的流逝。

在我眼里，我种下的太阳花，摇曳在风中，是一盏盏小太阳。冬日里的水仙不会孤芳自赏，它们开在我家的书桌上，开在中国人的红红火火的年景里。水仙被养在一个圆盘子里，盘子是白底紫花，映衬着水仙的绿。我养水仙，只给它换水，从不给它们切茎块、修剪什么的，随它们自由生长，不在乎它们长成什么样。只要有水仙的花和香，足够矣。水仙花那么清丽，那么芬芳，家中有一种馨雅的气息弥漫着，让我觉得日子不再仓促。水仙伴墨香，清气自袭来，告诉我人生中应该坚守住一些东西。

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词来形容我家的君子兰——膘肥体壮。它叶子绿而油亮，厚而润泽。我给君子兰擦洗叶子，它在我家已经三年。它安静得与世无争。从岁首到年末，我一直在等待它开花。仙人球一径深绿着，非常顽强地坚守着它的绿。它们一年四季里绿给你看，仿佛跟你定下了山盟海誓似的。

有一天，我在书上获知关于矢车菊的花语——遇见幸福。我迫不及待地缠着丈夫傻蛋，要他种一盆。总有一种温暖让我感动，又一个美丽的黄昏，邻居贞姐姐送来一盆紫罗兰，我家的绿色里又多了一个新成员。

我和丈夫傻蛋本质上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虽然我俩现在的田园生活仅仅在种花草的钵钵盆盆罐罐里。它们满足了我们小小的栽种愿望。傻蛋喜欢养花，是一个性情温和之人。我喜欢看他弄花草，松土添肥，拿喷水壶把水洒在植株上。他会对那些绿得发亮的植物看上半天，脸上洋溢着平和的欢喜。

我站在绿色前，看到生命动人的痕迹，闻到淡淡的香味，平静而美丽。我觉得我应该用更纯洁的心灵去面对世事。

我渴望自己有绿色的手指，让花草草长得生机勃勃。因而，我的手上时时沾上泥土，养活我最喜欢的绿色植物。然后，用这样的手指去写一些文字给朋友们看……

热爱绿色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。在美丽的绿色里，生出美丽的心。那是永远不会凋败的。方寸田园里，我和我的家人种出了一年四季的吟唱，流过涓涓的岁月，成诗成画。



## 外婆的花圃

赵雨

村子拆迁后，有一段时间外婆情绪低落。安置房建在宁波保税南区一带，清一色连成片的白墙黑瓦，屋子之间隔着条走道，前后左右形成纵横交错的巷衢，别有一番风味。然而外婆总是闷闷不乐，以前在村里的时候，她没事就爱走街串户，坐在邻居家门前聊一下午，现在大门不出，窝在屋内愣神，偶尔走到窗前，望一眼外面，很快又匿进去了。有一次，我忍不住问外婆怎么回事？她支支吾吾像个孩子，终于透露，在这里不习惯，村民们好像都变得陌生了，出去又没地方走，哪儿都不认识。我说，这是你的心病吧。但这样说的同时，我仔细观察街坊，原本一个村的人，到了这里，似乎确实有点疏于联系了。

社区领导倒是经常上门询问拆迁老人的生活情况，逢年过节还会带点慰问品来。有一天，来了一帮子人，手握铲子、肩扛锄头，在安置房前动起土来。一问才得知，原来社区决定在这里开辟花圃，每家一块，四四方方。那天从早干到晚，完工时插上篱笆，看起来还像那么回事。老人们有的出来看，有的没有，到了晚上，社区又派人挨家挨户来送花种——这是芍药、这是红月季、这是木槿……塞在你手上，说：爱种的时候种。

转眼过了两天，没有动静，到第三天，外婆第一个坐不住了。她在村里的时候就是个爱弄花草的人，老屋门前老大一块花圃，至今藏在她记忆深处。那天她起了个大早，穿着短袖，脚上一双布鞋，扛着花锄，到了圃前，翻松泥土，播下花种，浇上水，出了一身汗，收工时，如庖丁“为之四顾，为之踌躇满志”。

从那以后，花圃前就经常能见到外婆的身影，她让我买花肥、买喷壶、买柄铲……最要命的是，还要水缸！哪儿去找水缸？最后，我托一位家里开陶制品厂的朋友定做了一只，运过来放在花圃边，黑黝黝的，肚宽底窄，好不养眼。水缸上一——屋檐下，接出半根青皮竹，一下雨，雨水就顺着竹槽落进缸里。外婆的见解是：雨水浇花，灵气！

她变得越来越有兴致，一天大部分时间就跟花圃为伴，累了，搬小板凳坐在一旁看，简直成了“灌园叟”。几天后，住在最近的阿祥嫂出门了，她背着手来到花圃，左看看右看看，问：阿雪婆，这花能活？外婆说，怎么不能！这时，德旺婶也踱出来了，瞧瞧花圃，跟外婆唠起家常。

我因工作忙，少去看她了，自从种了花，她过段时间就给我来电话：花有动静了——花破土了——花一指高了……有一天，她兴高采烈地对着话筒喊：花开苞了！我说，外婆，我有空来看。不料这一待就过了大半年，等我再去时，远远就看到，那花圃早已烂漫如春，红月季如火如荼，花朵有拳头大；芍药褶瓣欲燃，鲜嫩带水；木槿花团锦簇，耀人眼目。外婆给每枝花都做了花架，花攀在架上，缠绵缱绻的样子，蜜蜂、蝴蝶在花枝间穿梭。

外婆的生活也有了变化，左邻右舍乃至住得不怎么近的村民都来观摩她的花圃，来了，就聊一会，聊着聊着就聊到以前的日子去了：严桥头的黄昏、老小店的吃食、林家那边的园圃……这些都是他们心中温暖的记忆。晚上吃过饭，如果没事，他们还来叫外婆去外面走。头几回，她走得不远，后来越走越远，终于出了社区，见了好多“新东西”。

如今，街坊邻居们都在门前花圃里种了花，前段时间，我又去了一趟，正值花期，那里简直成了花的海洋，挨家挨户的花圃连成一线，将每间屋子都串了起来。我觉得它串起的其实是一颗颗心灵，带着煦风的温暖，在每一朵花的馥郁芬芳中凝结。我流连于外婆的花圃，犹如徜徉人间四月天。

## 种葱

赵志邈

我喜欢种葱。一是因为葱“贱”。无论在田间、地头、山坡或屋前屋后，无论在春夏秋冬，它总能长得郁郁葱葱。二是因为葱实在。它没有观赏植物的艳丽多彩，无论栽在哪里，大都只是一簇簇翠绿的管状叶子，如箭般向上直刺，给我以脚踏实地、奋发向上、青春尚在的遐想。更实在的是，它是许多佳肴的绝配，无论肉类，无论水产，都能使其“锦上添花”，芳香四溢。因此，我无论搬到哪里，总要设法与其为邻，在周边找一块空地，信手栽种几株。

那年，我又搬了家，住到了楼上。楼下四周都是公共绿地，我再无地可种。于是，我只能在自家的阳台上干起了“盆栽葱”，用上了数只家里收藏的颇具艺术风格的花盆。朋友笑我雅俗不分，说鸡住凤巢，不伦不类。然而，我不以为然，仍百般呵护。但想不到的是，“鸡”竟受宠若惊，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，越长越细。



于是，我只得去向老农请教。老农说：“葱有天葱、地葱、大葱和小葱之分，只有天葱才适宜盆栽。”原来如此！后来，我查阅了《辞海》得知，葱的种类很多，主要有大葱，植株较大，用种子繁殖。作香料的葱，植株较矮小，分蘖力强，常用分株或鳞茎繁殖，有分葱、细葱、龙爪葱等。我从老农对几种葱的形态描述推测，所谓“天葱”应该叫龙爪葱，“地葱”则属于除龙爪葱之外的所有葱种，而“小葱”可能是分葱或细葱。于是我立即“按图索骥”，换栽“天葱”，不久果然获得成功。

我家阳台上从此有了别致的生机。尽管朋友还是说我可笑，但我自觉不俗，常常坐在阳台上，边阅读书报，边欣赏这些翠绿的生命，有时甚至还生出一冲动，想为葱作几首诗或填几曲词，苦于自己才疏学浅，想不出意深词切的句子，终不能成就。

让我欣慰的是，我种葱成功得到相关人士的肯定。首先是妻子。她做餐配菜，偶尔忘了买葱，烹调时便会去阳台摘上几根，说这是最正宗的无公害蔬菜，只是量太少了。看她那神色，似乎还想让我多栽几盆。还有邻居大妈，也是我的“粉丝”。起因是那年她得了个宝贝孙子，欣喜之余，得知儿媳奶水不畅，转而焦急万分。正在这时，她偶然发现我家阳台上的那几盆“天葱”，便大喜过望，说“天葱鲫鱼汤”是最好的催乳良方，便立即求我给她采摘几根。我当然二话没说，立马照办。过了两天，大妈见面就夸我做了一件大好事，说现在儿媳奶水已经通畅，再不用担心宝贝孙子少食了。为此，她还给我家送来了一大碗茶叶蛋。后来，我家“天葱”的信息很快在邻居中传开了，以至于有时一些原先不太熟悉的人也来讨要。我和妻子当然非常乐意，有求必应。

然而，这却苦了那几盆葱。过度采摘使它们变得越来越稀疏，开始枯黄，最终都默默地死去。我感觉有些茫然，突然想到要翻盆重栽。然而，常识告诉我，引种必须在春末或夏初进行。现在，种葱的时机又快到了，我正摩拳擦掌地时刻准备着。

本版摄影 胡龙召 总第 5376 期 投稿邮箱 essay@cmb.com.cn

3179



宁波虹桥男科医院 NINGBO RAINBOWBRIDGE ANDROLOGYS HOSPITAL

夜诊 21:00 男人4S医院 (浙) 医广【2013】第02-18-116号

咨询热线: 400-71-12590

网络咨询: www.hqnk.com

院址: 宁波江东区中兴路505号(中山东路交汇口)

官方网站, 求访问



官方微信, 求关注

